

928
千
1

薑齋先生詩文集

黃公詩文集



四部叢刊集部



董必三詩文集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藏船
山遺書本原書板
匡高營造尺六寸
寬營造尺四寸

國史儒林傳

王夫之湖南衡陽人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設偽官招夫
之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昇
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歸居石船山杜門
著書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演爲思問錄內外二篇所著書
有周易稗疏書經稗疏詩經稗疏其言易不信陳搏之學
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
亦不空談元妙附會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其
說尙書詮釋經文多出新義然詞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說
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爲

臆斷又辨叶韻一篇持論名通足解諸家之輻輳又著尙
書引義春秋稗疏春秋家說康熙閒吳逆在衡湘夫之又
逃入深山吳逆平巡撫嘉之餽粟帛請見夫之辭帛受粟
未幾卒

王船山先生遺像



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
蘊齋龜於朽後隨人卜夢未圓
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閑
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
在我自從天氣落埋

右船山先生自題畫像小詞
同治乙丑冬杪獨山後學莫友芝錄

蘆齋文集卷一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
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
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
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
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
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

者執名以起用而茫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愴怳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

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卻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告不害荀卿楊雄荀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性而自詫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置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歛然而動非無混者也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

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聞筍菹而煮簞以食也

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內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

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詖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辭也拒其說必力絕其所爲絕其所爲必厚戒於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惑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惑而甚惑其惑之甚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荼臥棘之天下矣下此則何晏

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道而不得
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虛與誕聖人之所弗尙躁與貪亦老
莊之所弗尙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尙則不得
舉何晏王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韓愈氏
曰仁義之言藹如也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
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
患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賊規乎其大凡
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畧其毫毛揜其幽
隱以使容於覆載之間而民氣以靜是故匹夫之蹶然以
惡怒非可逆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

聖人不忍徇之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
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蹶然而喜喜怒如匹夫之心則
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蕩然而權赫然靜反諸心而心
固恍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紘然爲君子儒者以此爲愉快
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
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畱遺種於天下也
悲夫自宋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
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
馭天下以思媚於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
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不能再世申韓

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憺莫懲而潛用之以徇匹夫一往之情吾聞以閨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之罪矣吾聞其聞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與任此而爲君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袴褶之夫刀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代以上無尙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析之所以服刑也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卽趨於其塗申韓以矯老莊而拒老莊者揖進之夫老莊則固盡然傷心於此矣老莊非也其盡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魯衛而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盡然傷

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蕪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畫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成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熒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

有餘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天下死於申韓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

君相可以造命論

聖人贊天地之化則可以造萬物之命而不能自造其命能自造其命則堯舜能得之於子堯舜能得之於子則仲尼能得之於君然而不能也故無有能自造其命者也造萬物之命者非必如萬物之意欲也天之造之聖人爲君相而造之皆規乎其大凡而止雨以潤之而有所溼日以

暄之而有所稿謳歌者七怨咨者三毅然造之而無所疑聖人以此可繼天而爲萬物之司命安之危之存之亡之燕越不同地老稚不同時剛柔不同性規乎其大凡而危者以安亡者以存若夫物有因以危亡者固不恤也乃若欲自造其命則必其安而百不一危也存而百不一亡也榮而百不一辱也利而百不一鈍也各自有其意欲以期乎命之大順則惡乎其可也故黃帝則有蚩尤舜禹則有三苗夏則有有扈周則有商奄仲尼則有匡有宋有陳蔡弗能造也然則唐之有郭子儀卽有安史有李晟卽有朱泚姚令言源休有陸贄卽有盧杞裴延齡弗能造忠賢而

使有弗能造姦慝而使無弗能造也受之而已受之以道則雖危而安雖亡而存而君相之道得矣李泌曰君相可以造命一偏之說足以警庸愚要非知命之言也至大而無區畛至簡而無委曲至常而無推移者命也而人惡乎與之天之命草木而爲堇毒自有必不可無堇毒者存而吾惡乎知天之命蟲魚而爲蛇鱷自有必不可無蛇鱷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弗能知之則亦惡乎與之天所有非物之所欲物之所有非己之所欲久矣唯聖人爲能達無窮之化天之通之非以通己也天之塞之非以塞己也通有塞塞有通命圓而不滯以聽人之自盡皆順受也明

君以盡其仁無往而不得仁哲相以盡其忠無往而不得忠天無窮聖人不自窮則與天而無窮天不測聖人無所測則物莫能測外不待無彊敵內不待無盜賊廷不待無頑讒野不待無姦宄歲不待無水旱國不待無貧寡身不待無疾疾不造有而使無不造無而使有無者自無而吾自有有者自有而吾自無於物無所覬於天無所求無所覬者無所撓無所求者無所逆是以危而安亡而存危不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順受也奚造哉造者以遂己之意欲也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皆意欲之私也而猜忌紛更之事起矣臣以意欲造君命者干君之亂臣子以

意欲造父命者脅父之逆子至於天而徒懷干脅之情猶以羽扣鐘以指移山求其濟也必不可得已天命之爲君天命之爲相俾造民物之命己之命己之意欲奚其得與哉

傲符命

闕

連珠二十八首

連珠

蓋聞銅山雖應瓦釜不鳴嶰竹非均葭灰何感蟻駒善達
難通室曲之珠雛鶴能鳴猶選在陰之和是以龔生亢志
莫諧楚老之心惠子狂言顧愜濠梁之賞

蓋聞嘉穉盈車非擅萬斯之利名駒千里猶邀一顧之榮
材有讓乎猶龍道有超乎維寶是以功加矚睫大匡之器
猶微風起丹青百世之聞不鮮

蓋聞冷風和而響逸天鈞逾乎女絲甘雨降而流長物潤
深乎抱甕百昌有所自興八音有所自兆是以傳說符星

先遜心於河上董生致雨夙屏迹于園中

蓋聞附形者影形卽蔭而已藏動草者風草入颯而不遠
知合離之異致斯文質之同宣是以專己保殘莫喻斲輪
之巧道存目擊方收伐輻之功

蓋聞勁草不倚于疾風零霜則變青葵善迎于白日宇曖
斯迷故天籟無假于宮商貞筠不爭于柯葉是以壽者之
恭火滅而矜其輦悅幽人之坦途歧而範我馳驅

蓋聞矜容者有經日之芳工歌者有彌旬之韻質已逝而
風雷網緼自合聲已希而氣動繚繞尤長是以虞夏之心
益焜煌於北海丹墳之業不隕穫于嬴秦

蓋聞盤盂之水能涵萬仞之山膚寸之雲遂洒三途之軌
下知上者維澄而遠高臨卑者以妙而均是以至人懸今
以待後挹取聽之物求哲士類古于方今感觸如其面覲
蓋聞金注移情猗卓之容不徙寶劍奪目晉鄭之鬢已凋
故博有祇以禦窮而非任難于自保是以危言日出徒銷
堅白之鋒守口如瓶別有通微之致

連珠有贈

蓋聞晴徹微霄密警應龍之雲想寒凝沍宇已生青皞之
春情八表待一人之幾萬古集斯須之念是以先天無惕
氣有動而必開首物不驚時當機而必協

蓋聞物生於氣韶風唯昌緩之宜位定於天崇嶽示防閑
之則先聲不爽於玉衡蟲魚且應大矩不迷于璇表星日
咸安是以洪流未乂后夔不以虛器而不吝風雨方搖史
佚不以浮文而弗御

蓋聞元霄欲授樽桑之耀景初收甘雨將來鳴葉之孔威
必振勢極重者反不得輕天化無因循之待情已函者應
無俟定羣心在俄頃之間是以陸子昌言必矯先秦之滅
裂魏公辰告力爭五葉之遷流

蓋聞小者大之具體九州一亞旅之情輕者重之本根三
代止晨夕之事導千縷以持經緯焉皆就積羣柯以蔭本

枝乃彌昌是以薪樗備理幽吹叶婦子之歡牡鞠分官周
廟奏肅雝之頌

蓋聞民生於勤勤至則大勞自息禮成於儉儉行而至美
宜章翁終年於一日可以千秋析百物於微端遂諧萬事
是以閔鴻鴈之悲歌必覃思於究宅奠竹松之燕寢遂永
奠於攸芋

蓋聞隴登黃茂商颯先剛銑之清柯熟朱櫻梅雨益蕭寒
之滌蒿艾盛則損芳荃相凌以氣鷗皇至而賓鳩鸞相長
以權是以炎火在原不傷慈於田祖霜鈇普震實敷惠於
嘉師

蓋聞心量無垠筵九筵而郭萬國仁威不試伏五服而釐
羣黎氣不知其自消繁雲無期而斂機忽忘其所用曾冰
有候而暄是以謙書南誥海人謝黃屋之狂巽命東馳傲
帥失紅陳之富

蓋聞操萬斛之舟者獨運恆安乎晏坐伐千章之木者揮
斤不藉乎羣呼轂轉無畱機憑軾之軸自止羽飛有迅理
擎跗之指不行是以成都桑畝龍以臥而成雲柱下春臺
鮮不撓而薦鼎

蓋聞園丘九變密移在縱斂之間宣榭千尋函受但合離
之際燕居清迴雲雷之動恆盈朽馭飄搖冰鏡之涵自定

是以鷹揚百戰陳書但義敬之微言龍馬多占觀變一貞
明之靜理

蓋聞鬱資百築黃流非芳草之能壁藉羣文虹氣在組紉
之上天欲治而生治人人尤待治士隨時而乘時化化必
需時是以鼓鐘改韻於豐宮瑟柱之調必夙圖笈載陳於
東觀芸香之辟尤嚴

蓋聞無情者不可使有氣待黃鳥而鳴春無氣者不可使
有情期蒼螭而召雨勸威作氣勸威盡而勇無餘祿賞移
情祿賞窮而仁不繼是以等威天險積培塿而泰岱干霄
于喁人和應宮商而韶音合漠

蓋聞咸若之理原安原而隰安隰不言之化動應動而虛
應虛縱游儵于淺渚神龍自至其淵養散木於遙岑社樹
必豐其報是以商宮之寢不數用其芻求富渚之綸遂永
扶於風教

連珠

蓋聞勢之所拒非無利用之資情之所撻自有獲心之樂
達士因撓以成功庸人喜同而失順是以魚衝波而上不
損其鱗鳥遡風而翔全用其羽

蓋聞魚目未欺詎識隨珠之寶龍淵在握無傷蛟室之遊
審畏途者乃遵周道之安歷朔風者益就春陽之曝是以

命適周之駕始知柱下之非龍下過楚之車不鄙接輿之
歌鳳

蓋聞名言所絕理卽具於名中意量所函變可通於意外
膏非燄而燄待膏明鏡無形而形生鏡內是以經綸草昧
太虛不貸於雲雷麗澤講習君子必恆其教事

蓋聞歲差以漸厯虛斗而在南箕河徙無恆合濟潔而奪
淮水害已成而不可挽挽則橫流道已變而不可拘拘斯
失算是以阡陌旣裂商鞅暴而法傳管杖從輕漢文仁而
澤遠

蓋聞修竹產於懸岑時憂冰折幽蘭藏於密箐不受霜欺

犀惟沐月乃辟遊塵蠅厭喧春必焚牡鞠是以歡諧啜菽
恥經勝母之鄉化被鳴琴慎簡父兄之事

蓋聞雲有合離無礙青夏之迴辰分昏旦難畱 之餘
故 是以達人貞觀唯

修撥亂之書君子固窮自 之世

蓋聞死生一則神龍等視於蠓蚋耳目淫則山雞幾驚為
威鳳然而拚蜂有戒必謹尊生抑且鳴鶴在林無嫌好爵
是以慎冰淵之手足乃可雄入于九軍懷霜雪之姱修非
以好名于千乘

蓋聞業有待於傳人無殊銜玉道有需於倣古終晒效顰

前百世而後千春誰為知者抱孤心而臨五夜自用惘然
是以花無異采非仍用其落英水有同歸不豫期於後浪

薑齋文集卷一終

薑齋文集卷二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傳二首

石崖先生傳畧

吾兄之先我而逝也意者其畱夫之之死以述兄之行歟不然何辜于天而使斃于荼毒之至此極也兄遺命以狀屬孤姪做而俾夫之潤色乃夫之有識而侍兄先於做者十餘年做所未及知而夫之知之患難流離做有時而不與則有餘地以聽夫之之述自顧衰病奄奄血氣盡而僅有心存且懼心之日散而不可旦暮待故哀緒未甯而急

於述乃述吾兄之難也所可言者做所未知者耳過此則
有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者乃兄之所以爲兄者在是而
既不能不忍而不欲矣其餘固非兄之所以爲兄者而奚
以言爲雖然做所未及知與所未與者涕笑皆神之所行
遂巡皆氣之所應固可於此得吾兄□□□□共貫同條
之精爽請言其畧焉吾先子之得兄也年三十有七先妣
亦三十矣惜兄甚而兄幼端凝淡泊食淡衣麤更以爲適
與兩從兄自鬪草騎竹以至就外傳皆未嘗一語失敬愛
之度依叔父牧石先生叔母吳太恭人無殊於父母冠昏
後且生子授生徒矣對叔父母未嘗不以乳名答也仲兄

稍長同席受讀而仲兄病幾瘳兄調護扶掖齧指以受鍼
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無一非兄曲意怡聲
疊疊講說以成之者若夫之狂娛無度而檠括弛弓閑勒
逸馬夏楚無虛旬面命無虛日者又不待言昌啓聞先君
子徵入北廳家僅壁立兄於世故雅不欲涉而戢志以支
補者唯下帷畫粥敦孝友爲族黨鄉鄰所推重而家以甯
念先君子之畱滯燕邸苦寒善病歲時晨夕無歡笑之容
嘗記庚午除夕侍先妣拜影堂後獨行步廊下悲吟長安
一片月之詩宛轉歔歔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不知所謂
及後思之孺慕之情同於思婦當其必發有不自知者存

也先妣有心痛疾舉發則彌旬不瘳夫之既羸且惰仲兄亦多病扶掖按摩寒暑晝夜局曲於牀褥間十餘夕不寐兩三日粒米不入口以爲恆凡事先妣三十餘年以揜覆夫之不孝莫贖之罪者皆兄慈雲仁蔭之恩也兄爲學篤敏十六補弟子員餼於庠者八年自萬曆末時文日變始承禪學之餘繼以莊列管韓之險澀已乃效蘇曾而流於浮冗迨後則齊梁浮艷益趨淫曼兄獨守家訓一以鄧黃李鄒爲典型而□整雅則直追夏官明胡思泉之高躅一時文章鉅公推賞者不絕而杜門不一投謁在崇禎末人士以聲譽相高騰竿牘徵秋課者徧海內兄一無所醞酢

閭然如巖穴之士嘗愴然謂夫之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己卯以乙榜詔入太學時以六曹策士雋者卽授美除同舍皆氣矜競獵兄以父母老亟請告歸未允諸同舍以旦夕釋褐相畱兄尤憎其躁競曰吾焉能一日與奔鶩者伍遂拂衣不請而歸憶鄉前輩歐陽正暘翁自北歸持兄家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弈至三兩局則淚滴罽中矣歸而謝絕人事授生徒以佐菽水郡守墨而酷諸紳士畏其威其生日釀金爲軸欲製文祝之屢以強兄兄瞋目對眾大言曰不能惡惡如巷伯而更賦緇衣乎眾皆

縮項面無色兄談笑而去壬午舉於鄉錄文呈御計偕至
南昌楚中亂遂同夫之歸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
貧甚欲爲治北裝邑有劣而梟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
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答
曰此固不可兄喜見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
市豈能必彼之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
能令其必死但不自我可耳兄曰此人逸他日禍延於鄉
黨雖然吾謝吾疚而已子言是也遂峻拒之其人他請得
釋後果一如兄言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礪者如此
類不能毛舉也張獻忠陷衡州索紳士補僞吏吾兄弟以

父母衰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玉卿譚翁引匿南嶽
蓮花峯下賊購索益急匍伏草舍中兄忽亟向野人問黑
沙潭之勝欲往遊夫之不解兄意曰此豈遊山時耶兄笑
曰今不遊更何待子豈能不從我遊乎已而私語夫之曰
更何處得一泓清淨水爲我兩人葬地耶當是時夫之回
眄見兄目光出曉外如電鬚髮皆怒張會日暮家奴遽報
先君子爲邏者所得兄聞之欲出脫先子而沈湘以死夫
之知兄耿介嚴厲出且與先子俱碎夫之所舊與爲文字
交者黃岡奚鼎鉉陷賊中知吾兄弟必不可辱曲意相脫
夫之乃斃面刺腕僞傷以出而匿兄以死告先君子乃免

夫之亦隨宵遯當夫之出時兄藏繩衣內待夫之信卽自盡夫之旣免先子而自免乃不果死然則棲遲荏苒年逾八表而死于林巒之下非兄志也豈曰未嘗受祿而遂可生哉故其題座右曰到老六經猶未了及歸一點不成灰自此以後迄于今則所謂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也不欲言者天地之生人均也我兄弟亦僅與人而爲人也賢且智疏通而剛勁倍徒什百於我兄弟多矣我兄弟所以自問者非有殊絕不可及之事而奈何沾沾以自言且恐人之無或聽也則欲言而汗浹於背矣不忍言者使我兄弟前此而死卽幸而爲士又幸而食祿亦與耕鑿屠販之人

不相爲異天之不弔乃使我兄弟若有可言者是幸天之異以自異也而忍乎哉不能言者我兄弟之苟延視息哽塞如遡風而終老死于荒草寒煙之下不知者以爲寔且貧而不釋熱中之憾卽邀惠於知者亦以爲如是生如是歸愚者之事畢矣夫孰知我兄弟之戴眉含齒抱餘疚於泉臺也故置吾兄於箕山吹瓢桐江垂釣之間而兄不受置吾兄於神武挂冠華頂高眠之間而兄亦不受悠悠蒼天蕩蕩黃墟抱愚忱以埋幽壤吾兄弟之志存焉顧卽兄邁愍以前惻悱天極孤高嶽立爲夫之所侍函丈而習知者以髣髴之性一也情一也勃然不中槁之氣一也不縱

步於康莊自不冥趨於艱危夫豈有二致哉留夫之於衰
病之餘以述兄者止此而已投筆歛歔知遺忘之尙多也
第三弟夫之譔

孝烈傳

雙髻外史曰吾避戎上湘湘之人競相告曰洪子揮利刃
以髻髻首女彭抱嬰兒而赴水余諗之良然盈目皆忘恩
畏死苟圖榮利者而能稱道弗絕人心固不容泯也亟次
所聞而傳之

洪孝子者問其名不得祖懋德以孝廉仕縣令父業嘉字
伯修補文學喜交游吟咏與湘人士龍孔蒸歐陽淑稱湘
三詩人□□丁亥春湖上墮守降將王進才之兵鞭督師
潰掠而走湘西湘西之地曰穀水林箐深險伯修奉母匿
峻谷中獨與姊婿瀏陽胡某坐谷口茅舍中詞音息胡某

者故貴公子裘馬甚飾偶客於此伯修有老獮奴曰家祿不知何以憤怨其主人逸出故與兵遇告兵曰從此越叢薄有谷口茅舍胡洪兩公子在焉多金有好馬可襲取也兵如其言執胡某及伯修索金無以應索馬馬盡兵怒曰適一老漢黑而偃言若爲胡洪兩公子多金多好馬而不與我邪遂殺伯修及胡某當其時有小奚奴匿積草中具聞之孝子時年十五閱旬日兵定乃行哭求尸斂之求父所繇遇害不得晝夜悲號小奚奴憐其骨立乃具以告孝子遽起掩小奴口故慰勞家祿攜之至伯修母孺人所長跽泣血以請曰某將手刃此賊不敢不告孺人以某穉弱

狎其言未應明日復攜奴至伯修殯次摔奴跪殯前呼小奴出證之奴且諒其無能爲漫應曰兵執我我不如此云我死矣語未絕口孝子先淬一利刃藏殯帷中至是急斫之奴首已墮地矣遂剖其心置筵上退就位號泣以告於殯血流殷衰旁人怪叫孝子母驚出視之大駭仆地孝子掖母入溫言慰母神色不變孝子素清羸髮方覆額長不滿五尺奴故獮揮刃俄頃頭隕胸膈人羨怪之以爲有神助焉余嘗交伯修欲求至孝子所弔慰之道阻不達唯習聞湘人之言百喙如一者若此

雙髻外史曰神勇者死而忘乎慮性勇者慮而決以死夫

慮至則勇且衰矣慮而能勇勇矣哉唯絕慮者能以慮勇
要離苑勃焚其妻息伍員從容寄帑後從其致雖殊均慮
效也

上湘有鄉曰梓田王氏世居焉丁亥春長沙巡使趙廷璧
率所部兵潰而西縱使大掠彭烈婦者田家女也適王氏
子有一子方晬兵猝至烈婦與其姒及一婢皆被執烈婦
姿容獨粲兵睨而謔浪之烈婦赧然而怒已而正容俯首
而思良久而定拊其姒曰吾知所以處此矣姒曰何若曰
死耳姒曰我焉用死獲而縶者豈徒我兩人哉烈婦笑曰
此非而所知也我未卽死者此一歲子無所託將踐蹂之

或豚子置之姑與夫不可得見將誰授邪誠不忍其踐蹂
且先決絕此而吾自處易矣其子時在婢懷抱中遽起奪
而趨之池畔投子水中戟手呼曰吾無所復念矣躍入池
水死其婢後得釋歸對其家人言如此死三日兵去尸乃
浮出不脹不黧貌如生

外史曰此夫勇而能慮慮以生勇善慮而力勇者與嗚呼
豈不賢哉

行狀二首

先君子行狀 闕

譚太孺人行狀

不孝夫之既受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遂狀先妣譚太孺人哀哉先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遽罹終天之慘毒抑三十有四年矣不孝兄弟偷活人間弗能率迪慈訓以處一死而厚載之恩有心未死而何能自昧也先君子以宏慈行德威抑且至性簡靖尙不言之教不孝兄弟之奉教也不以其不可默喻之頑愚而多所提命每有顛覆違道之行但正容不語倚立旬日不垂眄矚乃不孝兄弟頑愚實

甚俛罔莫知所自獲咎刊心欲改而抑不知所從太孺人
乃探先君子之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
也詳謫其動之卽咎善之終迷申之以長傲從欲之不可
發不孝兄弟之慝於隱微而述先君子之素履以昭滌其
瞽習旣危責之抑涕泗將之然後終之以笑語而慰藉之
哀哉吾父如油雲在天而吾母且承之以敷甘雨然而伊
蔚伊蒿終爲枯槁則不孝兄弟之負吾母尤甚於負吾父
也如是者不孝兄弟胥有之而不肖夫之蚤歲之破轅毀
犁也爲加甚勞吾母之憂者爲加篤至於今老矣弗能洗
心振骨自立於鬚眉之下猶然一十姓百家啄粒栖枝不

亡以待盡也德人君子固宜退棄無稱雖然太孺人之懿
則未忘於宗族姻黨者其能不冀望於彤管乎凡太孺人
之篤婦順也介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逾四旬夫之成
童而游於鄉較母已望六袞矣所謂起敬起孝以事堂上
者皆莫能知但聞太孺人申戒諸子婦承事先君子者述
其事少峯公者三年酷寒不敢爇火畏煙之出於牖罅也
炎暑不敢撲蠅畏箠聲之遙聞於靜夜也滌器不敢漱水
引濡巾而拭之猫犬擾不敢迫逐擁袂而遣之每一語及
夔夔悚立對子婦如大賓及述范太孺人疾痛傾逝則淚
盈於睫不異初喪以此測太孺人之事舅姑非可以意量

知者哀我生之晚而不能見也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欲言之無敢問者問亦不答但少峯公英卓不事家人生產徒四壁立先君子勤素業乃薄田僅給餽粥而慎終之厚倍於素封稱貸繁猥卒皆酬償太孺人銷簪珥斥衣襪固不待言抑數米指薪甘茶如飴以成先君子之孝若不孝兄弟所得見者先君十年燕趙娶子婦構堂室終不孝讀書之業且河潤宗嫻無乾餽之失類出於太孺人之樽節則襄大事之時心專力竭愈可推矣叔母吳太恭人長太孺人二歲周旋四十年歡如一日迨旣分居經旬不相見則皇皇問訊不絕每圍爐共語响响如兩新

婦從兄玉之年四十棄諸生拜世官冠帶入省猶手酒漿相勞苦如撫孺子季父子翼翁蚤未有子嗣置側室或頗輕之先孺人待之如妯娌曰且令叔氏有子卽貴矣至養子婦以慈畜童僕以惠而自然整肅莫敢褻越及今念之不孝兄弟在膝下時如幸生時雍之世春風一庭靈雨四潤哀哉不可復追矣前母外祖父學博綦公罷教歸里無子太孺人承事敦篤不異所生綦公垂歿待太孺人而瞑先叔祖太素翁罷諸生落拓且無應嗣叔祖母朱井曰不給太孺人迎養敬事怡然終老蓋推事父母者以事綦公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誠至而禮洽亦不自知其厚也

不孝夫之間關兩載未獲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無餘
語惟歸葬先君子之右遠腥穢而不厯城市以求協於先
君子清泉白石之心而已哀哉此尤不孝所血涌心濤而
滔天之罪百死莫酬者也

墓誌銘表四首

文學劉君崑映墓誌銘

友人崑映劉君撤瑟二十年矣子安基安錕以幼孤未能
成禮飲泣而欲求銘其墓以叔父庶僊氏之命來言曰誌
以志功銘以名名弗功弗名亦足以勒片石乎余肅然竦
起而對曰是其所以可志而可名也且夫今之所謂功名
者吾知之矣其始也槁吟而蹙眉以操觚知刺繡文不如
倚市門也望風會之所流隨波以靡拾殘英調鳥語而唯
恐其不肖繇是而詭合矣則以吮弱民媚上官赭然獵榮
膺孰不健羨之苟其詭而失也猶且徼時譽以自雄於里

序栩栩然翔步於長吏之門噉喁漚沫以自潤士能不肩
於此者其志可誌其無名也可銘此余所以樂交崑映氏
而悼之不忘也二子其何讓焉君初名永公更曰瑋崑映
其字也先世有以丞相稱者名不傳大約以祥興蒙難而
家于衡遺戒子孫廢讀而耕故爵里名字皆佚子孫世農
而樸爲鄉里重至起潛公登甲乃讀書補文學登甲生去
華公紹蕢鄉貢士未仕君生而刷眉植骨有偉人器度起
潛公喜而名之曰鐵漢稱其質也讀書不甚敏而所志益
堅苦吟窮旦夕崇禎間齊梁風靡駢麗爲虛華而君刻意
以摅求經傳之旨每有論辨毅然不隨時尙而求其至當

以是補文學者二十餘年試于鄉而不售乃就山中誅茅
構斗室蒔雜花坐誦行吟忘年忘境其視世之倏爲牛鬼
蛇神倏爲嬌花嘯鳥者蔑如也此名之所以窮也數十年
之士風每況而愈下其相趨也每下而愈況師媼其生徒
鄰媼其豪右士媼其守令乃至媼其胥隸友媼其奔勢走
貨之淫朋而君之義形於色也人之媼己視如鮑魚之在
側見媼人者則蟲豸遇之不爲一動其色笑間有初能成
削者亦欣然與定交迨其以貧易操則截然拒絕于一旦
乃至相遇而不與揖以是食貧沒世取給于舌耕而躬親
田牧僅免飢寒悠然自適郡邑之門逆風而避其腥村塢

化之數十里之間無訟嗚呼使有遇於世可追蹤器之以
不負起潛公之期許而齋志違時中身而折此功之所以
窮也叔氏之言哀君之窮焉耳矣爲名於世不如顧名於
心爲功於物不如加功於己久矣舉念而可質之君子心
之名也衛生而遠於不仁身之功也請廣叔氏曰君之功
名大矣哉銘曰

疇昔過君溼雲蒙岫雷雨夕喧裂窗傾溜縱酒高吟天爲
倏晝弔古悲今別人分獸自君之亡狂言誰奏獨遺孤瑩
宿艸青覆銘以千秋式垂爾後

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

有明徵士武夷先生暨配譚太孺人先後合葬于此閱三
十七年冢子介之已卒不孝季男夫之年七十矣邁屯永
世將拂螻蟻迺克誌焉前此幾幸當世知道君子拂拭幽
光而頰仰人間無可希望弗獲已而質述大略所望□□
□□徼來哲之鑒閱尙無後艱恃天在人中不可泯也先
生姓王氏諱朝聘字修侯曾祖考一山公諱甯上輕車都
尉諱震之次子也祖考靜峯公諱雍歷任江西南城教諭
考少峯公諱惟敬妣范孺人譚孺人考念樂公諱時章妣
歐陽孺人先生以隆慶庚午季冬月朔日誕生卒以□□

丁亥十一月望後三日先生始終爲明徵士遺命不以柩行城市方隱南嶽潛聖峯下卽卜其麓以葬孺人祔焉先生盡道事親白首追思猶勤泣血敦仁兄弟早齡同學垂老不衰於時三湘風化胥重天倫皆不言之教所孚也少從鄉名儒伍學父先生受業徒步遊安成亭州博訪師友已從泗山鄒先生受聖學奉誠意爲宗密藏而力行之取與言笑一謹于獨知發爲文章體道要以達微言蓋知者尠也天啟辛酉以乙榜奉詔徵入太學無所屈合投劾不仕抱道幽居長吏欽仰求見不得門人以文登楚黔賢書者五人邑里被服靜正之教薄者敦恣者斂悍戾者柔譚

太孺人以孝睦慈順贊成令模內外蒸蒸焉孺人後先生三歲□□庚寅仲秋月朔後一日卒去誕生歲萬曆丁丑閏八月二十二日凡七十四載□□□□而姻婭鄉國傳聞欽慕先生孺人之澤視不孝夫之有加焉生子三長介之明孝廉歲在丙寅卒人士謚爲貞獻先生次叅之選貢生早卒次則不孝夫之也嗣學不明守死不篤令聞永謝僅保孤封于此嶽阜尙宜爲天所愍爲人所式永固幽藏與山終古不敢系銘泣述梗略如右

牧石先生暨吳太恭人合祔墓表

蓋聞德契於幽弗容終闕慈留於永詎忍或護旣不昧於
謚懷矧敢矜其溢美惟我仲父牧石先生諱廷聘字蔚仲
我祖考少峯公之仲子先考武夷公長弟也配吳太恭人
以伯兄玉之繼絕襲右職遇覃恩例得受贈先生孝自天
豐文因道勝遺塵雲迴抗志霜清其順以承親也于童年
小有過失少峯公責譴門外永夕下鑰時當除夕風雪淒
迷先考私從隙道掖令歸寢先生引咎自責必遵庭命翼
日元旦少峯公方啟扉焚香先生怡顏長跼少峯公且喜
且泣稱其允爲道器逮及耆年省塋酌酒涕泗橫流拜伏

不起則夫之所親見也嗣與先考同受業于伍學父先生之門匪徒文譽齊騰抑且德隅均整易衣共枕長年歡浹吳太恭人與先妣譚太孺人孝睦壹志等于同生繇是稱孝友者以寒門爲華族之箴瑱施于今日流頌不衰有耳有心胥于一致非不肖夫之所敢侈一詞也十八補郡文學屢應賓興文筆孤清弗售于有司歲己酉與先考同赴省試先考中途病作遽謝同輩掖扶歸里小艇炎蒸篝燈搔抑日不定曉者五晝夜因慨然曰幸全三樂復何有于浮雲哉自是雅意林泉布鞵青鞵逍遙于下澳觀田孤山種梅之下築曳塗居構小亭題曰濠上浚小池蒔雜花其

側釀秫種蔬供歲時之薦先生少攻吟咏晚而益工於時公安竟陵哀思之音歆動海內先生斟酌開天參伍黃建拒姝嬾之曼聲振噲吟之亢韻屢嬰離亂遺稿無存而夫之早歲披猖不若庭訓先生時召置坐隅酌酒勸戒教以遠利蹈義懲傲搗謙撫慰叮嚀至于泣下迨今髮做齒凋忠孝罔據仰負宏慈未嘗不刻骨酸心深其怨艾而祇畏冰淵差遠巨愆則固先生包蒙以養不中之明德所被也先生以萬曆丙子正月六日生以□□丁亥十月□□日謝世恭人先一歲乙亥三月十一生同歲十月□□日沒子玉之釗之玉之以文學襲衡州衛指揮同知釗之早卒

孫恪安國恬子偉敏恪恬殤殞子偉亦早世曾孫生祐子
偉出生蔭敏出夫之事先先生無異先考追懷慈誘瀕死不
誼年垂七十乃克與敏輩勒遺緒于阡不足述高深之百
一聊傳家世孝友醇靜之矩型勿俾後裔卒迷云爾

文學撫原氏墓誌銘

撫原氏名敞貞獻先生之冢嗣于余爲從子貞獻先生以
丙寅正月晦卒撫原哀毀成疾以其年十月二十一日終
于殯宮先生違世守真□□耐園雅不與世親撫原依依
園側躬耕授徒以待麾之遠而愈不忍離篝火具沐踰廁
汛除之勞髯髮半白矣响响如孺子執勞不倦如是者三
十餘年先生八十矣其卒也啼號不絕于口閱六月而病
病愈哀又四月而亡哭抱遺書授余爲訂定而傳之遺命
以衰麻斂停棺侍殯側候啟殯相隨葬于先生暨妣歐陽
孺人之墓側和淚濡筆作書貽余俾如其志余家自驍騎

公于洪武間世官衡州衛十世而至先徵君武夷公十一世而至貞獻先生皆以內行爲士友所推許臚原克敦先訓而發自性生尤爲切摯其素履秉心堅樸不欺然諾于昆弟姻婭友朋皆抉心殫力以相周旋無所緣飾十五補邑文學爲文清通醇正詩得陶謝風旨讀書刻意以求物理天則之蘊不如手捫而目見之不止幼從余學學于余者篤志精研未有及之者也有子二生祁生郊女一幼未字生祁生二子綿續一女許字蕭喬如生以崇禎庚午八月二十日距沒之年五十有七余于其亡哀之不欲生而重悼其銜恤以隕生父沒而不能一日存于世也爲之銘

曰

身離于親其離幾何如根旣拔奚有枝柯自春徂冬憾日月之猶多奉爾遺形相隨于此山之阿

記二首

船山記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頑石也而以之名其岡童其溪渴其斲有之木不給於榮其草癯靡紛披而恆若凋其田縱橫相錯而隴首不立其沼凝濁以停而屢竭其瀕其前交蔽以絃送遠之目其右迤於平蕪而不足以幽其良禽過而不棲其內趾之猛者與人肩摩而不忘其農習視其塋塙之圯謬而不修其俗曠百世而不知琴書之號然而予之歷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棲神怡慮者往往不乏顧於此閱寒暑者十有七而將畢命焉因曰此吾山也古之所就

而不能槩之於今人之所欲而不能信之於獨居今日之抱獨之情奚爲而不可也古之人其遊也有選其居也有選古之所就夫亦人之所欲也是故翔視乎方州而尤佳者出而踟天之傾踏地之坻扶寸之土不能信爲吾有則雖欲選之而不得蠲其不歡迎其不棘江山之韶令與愉恬之志相若則相得而固爲棘人地不足以括其不歡之隱則雖欲選之而不能仰而無憾者則俯而無愁是宜得林巒之美蔭以旌之而一坏之土不足以榮吾所生五石之煉不足以崇吾所事栴以叢棘履以繁霜猶溢吾分也則雖欲選之而不忍賞心有侶詠志有知望道而有與謀

懷貞而有與輔相遙感者必其可以步影沿流長歌互答者也而熒熒者如斯矣營營者如彼矣春之晨秋之夕以戶牖爲丸泥而自封也則雖欲選之而又奚以爲夫如是船山者卽吾山也奚爲而不可也無可名之於四遠無可名之於末世偶然謂之歛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還其頑石巖之瀨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與之清美之風日地與之豐潔之林泉人與之流連之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終於此而已矣辛未深秋記

小雲山記

湘西之山自耶薑竝湘以東其複數十以北至於大雲大雲之山遂東其陵乘十數因而曼衍以至於蒸湘之交大雲之北麓有溪焉竝山而東以匯于蒸未爲溪之麓支之稚者北又東其複十數皆漸伏而爲曼衍登小雲複者皆複而曼衍盡見爲方八十里以至於蒸湘之交遂踰乎湘南盡晉甯之洋山西南盡祁之岳侯題名東盡耒之武侯之祠東北盡炎帝之陵陵鄣也北迤東盡攸之燕子巢天宇澄清平煙羃野飛禽重影虹雨明滅皆迎目授朗於曼衍之中其北則南嶽之西峰其簇如羣萼初舒寒則蒼春

薑齋文集卷二終

薑齋文集卷三

船山遺書四十六

明衡陽王夫之撰

序五首

詩傳合參序

學效也聞之說麻者曰用郭守敬之麻而不能用其法非
 能效守敬者善夫其以善言效也故易曰擬議以成其變
 化擬議變化如目視之與手舉異用而合體變化所以擬
 議也知擬議其變化則古人之可效者畢效矣然而不知
 擬議者其於變化猶幻人之術也眩也終古而弗能效也
 以詩言之朱子生二千年之後易子夏氏而為之傳奚效

乎效子夏氏爾子夏氏於素絢之詩同堂而異意故能效
夫子之變化以俟朱子朱子於三百篇正變貞淫之致同
道而異詮故能效子夏之變化以俟後人善效朱子者可
以知所擬議矣伯兄石崖先生曰吾以序言詩而於生平
諷誦所蓄疑而未安者自覺爲之豁如覺其豁如者覺也
覺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覺者也故一曰
學覺也覺生於擬議而效成乎變化斯以悅心研慮而無
所疑乃若愚所謂眩者則非此之謂也竊二氏之士苴建
爲門庭以與朱子訟戴古本爲冒鎬之盾究亦未知漢儒
之奚以云也一字之提不問其句一句之唱不問其篇矯

揉聖教而惟其侮倚其附耳密傳之影響而不得有一念
之豁如若此者固愚兄弟所過門不入而無憾者奚忍與
黨同而伐朱子之異哉先生此編一以子夏序爲正而固
不怙也曰卽出於衛氏而亦爲近古其遜志而不敢誣亦
於此見矣絲衣之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之祀詳
見應劭風俗通蓋漢人之淫祀子夏親授詩於夫子高子
其何稱焉故曰卽出於衛氏而亦爲近古以俟後哲無慙
已

種竹亭稿序

江天風起高閣秋新把酒醉空問騎鯨弄黍之客人有賦

心僊依客影不知今之以白首對江山遠爲殘夢吟蔚子
各懷佳月人在春風之句何以還酬夙昔哉陽禽回翼地
遠天孤一線斜陽疑非疑是江湖皆矰繳之鄉沙塞杳帛
書之寄刀兵隊裏有臆無詞生死海中當離言合蕭蕭笳
吹酒夕驚寒此蔚子所爲磊落之胸哀歌河上者也及夫
半塘畫舫荷柄通觴曲徑幽花蕉光炫夢覽鏡雖霜爲歡
亦夜長夏尋梅關心物外花時看盡看花人蔚子之心遠
矣乃前度劉郎已隨逝水苔生半畝笛怨山陽則余與蔚
子雙影相憐不禁神盡又何足以長言邪嗚呼悲愉之情
極乎壯老俯仰之致况有滄桑凡前三者苟得一焉足以

春懷杏影之橋秋問瓊寒之闕矧自把臂以來莫匪銷魂
之地乎問道錫山相期何似萬端迂折一寄長吟共此湘
溜各有眇眇愁予之旨而余少於蔚子衰乃倍之貝廷琚
語兒新月楊廉夫紅幕春嬉皆以屬之蔚子爾袁伯業老
而好學陸務觀取以名菴蔚子交遊半天下而存者幾也
余幸而存不禁爲蔚子瀏漣亦何能不爲蔚子勸勉與

殷浴日時藝序

家則堂南歸以春秋教授則未知其所授者以道聖人經
世之意邪其以爲所授者羔鴈之技邪夫必有辨謝侍郎
賣卜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則授以道矣庖丁曰臣之所好

者技也而進乎道技道合則則堂可無河漢於壘山何也
其登之技者敬而樂也敬業以盡人樂羣以因天進乎道
矣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有姪子之慟浴日拂拭而慰之
少閒無以閱日浴日始以帖括見示繼此而宜江士友汎
晉而與余言帖括十年來乍駭人以未能嘗試余怵然懼
觀既止要其能敬以樂無能度驕驕前者余以知浴日之
天至而人全與之因天與之盡人余迺脫然釋其懼於浴
日言必有所屬意必有所肖未有言意以先諧而譎者導
人以往無敬之心則納其媚矣方有言意以放恣而逞者
迫人於來無樂之度則用其爭矣今求浴日於御意擇言

之際索其媚與爭者無有憫然油然文非道也而所以御
之擇之者豈非道哉故余樂親浴日而不懼而後遂忘其
汎也實自此始基之浴日少與余同文場已與余同漂泊
今又與余同爲訓詁師以自給而浴日多幸浴日雖貧有
親可事有從子之孤可恤敬以樂有所施矣書曰令德孝
恭其敬之謂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樂之謂也以
意徵言將期於道有知言者當謂余非與浴日言技矣

劉孝尼詩序

楚之學騷者王逸然圓紅清江之句耀人肌魄愚謂左徒
嫡系果在劉復愚矣或者汨羅之流北滙於湖岷江雪液

奪其鱗鱗昂昂之致唯湘有騷不許他氏之裔源流而揖
之下也友人劉孝尼著山書者余知之七年矣南諸侯未
登進之絃歌俎豆之側江離吟晚破荒無錢復愚所謂歌
則其時者今古一揆想當悽斷故肅其使烹其鯉讀其詩
朱皙陸離既似粲者雜以羌蘆節以靈瑟邊馬心歸南妃
淚盡葉蕭條於九月青繚繞於數峰莫自抑其悲來問誰
著其魂往洵天地之大百水涌滕瀾漪萬變雖欲競其濯
騷之力於沅南瀟北之上而不可得夫豈公安竟陵以白
蘇郊島之長技容與三澨七澤之間可投袂而爭室皇之
駕哉天清水碧雲綠蘋香唯我坐擁而收之固將紉淮南

小山湔上男子於閨位矣余雖羸者請與孝尼狎主齊盟
裹菁茅搴芳芷就銅官鑿石之遺壘以爭長於列國千載
悠悠誰令禁之不必見來者而屬之似續也

王江劉氏族譜序

王江諸劉潛明經是玉氏湘孝廉若啟氏奉季昌先生之
志修其家乘以示夫之而徵言焉夫之拜手而言曰夫禮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禮者天之秩也其在詩曰有秩斯
祐天之所秩而天祐之祐者以祐其秩也劉之先長沙定
王以漢懿親而食南國安成者思侯之所胙也沱潛荆沔
者長沙之流滙于江漢而同潤乎南條者也湘上者固長

沙之國邑也定王之祜紀於南國而諸劉之盛因之豈不以天哉夫之遂言曰夫禮立本以親始率先以崇孝統同以益愛紀分以辨微尚賢以昭德旌貴以起功立訓以著義廣類以獎仁順古以作則俟後以行遠十義賅焉故曰天秩之也允哉劉氏之譜其族乎昉于陶唐肇于炎漢而子孫繫焉親始者也六十年而一續續而不失其先崇孝者也諸劉之族散衍于南國而合于一益愛者也有合族焉有分族焉合者順而下之則分分者瀝而上之則合辨微者也先世之行誼章者不溢微者不忘逮乎閨門之懿而備昭德者也勤于王家升于司馬薦于鄉造于太學敦

于庠序弈弈列焉起功者也發其美效在是矣著義者也所貴者生也而錄之備獎仁者也文定象山誠齋之三君子者嘉言賅而存焉作則者也勿替引之以相長而待乎後之裨益行遠者也斯十義者天之所秩祜者以祜其所秩夫禮誠不可以已如斯夫夫之終言曰禮始於親親有類類有感感者感其所同夫之之舉于鄉也與若啟氏講以世后長氏偕以年而協以窆夫之伯兄旣與若啟氏講而遊辟離之歲與季昌先生壽玉氏聲玉氏賜玉氏胥以齒然則以類而感感而秩以其言夫亦竊禮之遺意也與

書後二首

讀陳書書後

人能爲天不可爲當其亂之難訖天且縈紆以延衍之極
乎其終天力盡天情且息猶未嘗無千金一瓠之幾然且
拂亂以卽於傾仆斯誠可爲之大哀也矣江左歷四代而
至陳前此者晉能合已散之天下而一之宋武人傑也齊
高梁武整昏亂之紀綱規恢略定故乘童昏以攘大寶而
天不厭之以爲差愈於北方之蒙□□也陳武帝以遐方
小控器止斗筭忽起而干天步立國三年穴鬪不解救死
不暇遑問紀綱流血相仍無言生聚侯安都瀆于量章昭

達之流以村塢之雄承乏秉鉞而周迪雷異陳寶應掉臂
狂呼屢相蹄齧陳之自崩自圯以趨入于亡一夫折箠而
收之固必然之勢也而吳明徹督星散之旅徼功淮北奪
七十餘城幾半齊土使天不假周卷齊以相臨幾於興矣
乃策勳未幾故版旋亡一覆于呂梁而兵燿將俘如疾風
之殫脫葉蕭摩訶之言違於俄頃朱雀之潰應如鼓鐘豈
非吳明徹之不謀其終而陳主之未量力而度智也與夫
爲國之道不以國戲將者國與民之司命不以身戲武鄉
六返復拔西縣晉追符寇不踰長淮使能於喪亂之餘勤
修內治休養數十年內無篡奪之禍兩河二京未嘗無收

復之望而明徹悉殘陳之力扶庭罄壘爭匹夫之氣以取
必於一死陳所恃者一旦向盡故知南土之灰飛不待叔
寶之昏庸也東野子之馬力盡矣不亡胡待焉故善承天
者當其有餘愼乎若不足及其不足則欲乎若無之幾虛
幾盈天乃復至而君臣將吏虛枵浮起無反是之思以乘
隙而徼幸此用兵之大戒抑爲國者之永鑒已使明徹能
從蕭摩訶返呂梁之旆我氣不盡敵威不增保固長淮宇
文氏猶將憚焉然而賈豎之智沒於小利內不量己外不
度物所謂逢運之貧壞不可支者也司豫之功猶屬弋獲
又足見天拊衰運未嘗不眴睽重疊佑人於離絕渙散之

餘而弗克承天者自趨沈沒天之不能延司馬氏之人民以俟武德也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讀李大崖先生墓誌銘書後

夫之讀白沙先生集而有疑焉疑當時之授宗旨於江門者自張廷實林緝熙以及乎容貫陳冕之流洗髓伐毛於釣臺之下無幽不抉以相諮印而白沙所珀芥以弗讓者則唯大崖先生其唱和詩幾百篇抑未嘗以傳心考道之爲娓娓視彼諸子者言不勤矣以此疑而思思而不得者蓋數月乃置其往還唱和之迹而設身以若侍兩先生之側者又數月而後庶幾若見之嗚呼兩先生之曠心合魄

而非張林容陳之得與者豈其遠哉白沙之於一峰猶是也於定山猶是也於醫閭猶是也於汝愚猶是也其時相與接迹者前爲三原後爲楓山雖未嘗與白沙遊大崖亦未嘗造膝焉而亦猶是也逾此而外交臂失之者多矣白沙沒諸君子亦先後謝世宏正以降此意斬焉又降而言學者輩興建鼓以求亡子其所建者非所以求也而所亡者固其子而亡之也則使以秦州龍谿之心測兩先生相與之際而期其遇之也不亦難乎而況於其徒之瑣瑣者乎記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江門風月黃公臺披襟而對之扶疎蔥蔚拄青天而蔭滄海言惡

足以及之哉先生裔孫雨蒼氏占解年七十有三矣以王文恪公所撰大崖墓誌銘寄唐生端笏使與夫之共讀謹識其後以訊雨蒼當如面談矣白沙送大崖還嘉魚詩曰富貴何忻忻貧賤何戚戚一爲利所驅至死不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未識乃以聖自居昭昭謹形迹敬爲雨蒼誦之

跋一首

耐園家訓跋

吾家自驍騎公從邗上來宅於衡十四世矣廢興凡幾而僅延世澤吾子孫當知其故醇謹也勤敏也乃所以能然者何也自少峯公而上家教之嚴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凡內外姻表交游隣里皆能言之至於先子仁慈天篤始於吾兄弟冠昏以後夏楚不施訶斥不數數焉然以夫之身沐庭訓者言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敢以口辨者至兩三旬必仲父牧石翁引導長跪庭前牧石翁反覆責諭述少峯公之遺訓流涕滿面夫之亦閔默泣服

而後得蒙溫語相戒夫之之受鴻造於先子者如此然且忠孝衰於死生之際學問惘於性命之藏白首無成死瑩不耀則夫爲父兄者以善柔便佞教其子弟爲子弟者以諧臣媚子望其父兄求世之永也岌岌乎危矣哉吾伯兄律己嚴而慈仁有加於先子夫之嘗請益焉然夫之自不能言物行恆迪威如之吉又安能不自疾媿邪伯兄之立身立教大率皆藏密反本爲用愚者弗知爾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旨深哉伯兄睦修家訓導子孫以可行酌古今而立畫一之規禮意於是存焉爲吾子孫者讀而繹之遵而行之警其所必然而喻其莫敢不然何遽不雷霆加於

頂冰雪澹於背乎禮之本無他愛與敬而已矣親親者愛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夫子日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爲父兄者不以諧臣媚子自居而陷子弟於便佞善柔之損敬之至也尊以禮涖卑卑以禮事尊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節也者禮也奉伯兄之訓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凜祇載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禮行其閒庶幾哉可以嗣先可以啟後不然吾所不忍言也伯兄傾背從子敞刊其訓以傳於後非徒尙其拜稽儀文之節也有精意存焉夫之蔽之一言曰嚴非夫之之私言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鬼神臨之吉凶隨

之尚慎之哉柔兆攝提格之歲律中蕤賓中澣穀旦季弟
夫之跋

薑齋文集卷三終

薑齋文集卷四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啟一首

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啟

生無益於人子羽之頭空白老自安其命趙孟之晷將斜
脛宜孔杖之施教無失故肘有原襟之露友且憐貧伏惟
執事道不遺遐心惟求舊刀兵劫改僅存鵠渚之弟兄生
死夢中還記虎塘之歡笑人間甲子已如鹿在蕉中世外
春秋不謂鴈來天際指青松以似我五大夫閱世空悲進
赤烏以邀僊幾鞞屨今生更著青袍無煩嚴武用支肺病

之寒湘箴不拂元規持卻熱中之暑匪尋常縞紵之交實
早歲笠車之約拜登不言顏甲念雉壇之存者幾人晉祝
將俟先庚記鶴羽之歸來隔歲聊陳謝悃肅寄遐思

尺牘十首

闕

薑齋文集卷四終

薑齋文集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九昭

附刻楚詞通釋後

船山遺書四十六

楚辭通釋卷末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四十五

九昭

有明王夫之生於屈子之鄉而遘閔戢志有過於屈者
爰作九昭而敘之曰僕以爲抱獨心者豈復存於形埒
之知哉故言以奠聲聲以出意相逮而各有體聲意或
畱而不肖者多矣況斂事徵華於經緯者乎故以宋玉
之親承音旨劉向之曠世同情而可紹者言難述者意
意有疆畛則聲有判合相勤以貌悲而幽蠻之情不宣
無病之譏所爲空羣於千古也聊爲九昭以旌三閭之

志

發江山之芊蕙兮回風被乎嘉卉青春脈其將闌兮羌何情而愉此

發始就道也蕙力甸切芊蕙卉木盛貌脈微動於不覺也春物可愉悅而愁人不爲之欣賞

凌巴邱之瀕洞兮余甫閱乎南條之荒大

巴邱今岳州其南爲洞庭甫始也自巴邱而南山自黔中東來爲南條崇山複嶺重溪疊澗風日卉木與湖北迥異屈子生長郢都被竄而來始識湖南山川之色竄矣綿延不知涯際舉目之悲觸物難已矣

駭哀吟之宵颺兮鬱薄霄乎夕靉虹半隱於叢薄兮雨中岫而善淫

此巴邱以南荒大之景也薄霄迫天也夕靉暮雲中岫雨止于山半善淫易雨而難霽也

卽靈媛之前思兮惘南狩之所尋

靈媛謂舜二妃南狩舜南巡山川荒遠二妃不知舜之所在望君不見今古同情

絲修林之茸闕兮竄洞壑之紛疑答空響之森寒兮合嶂沓其如規耳迴寂其無聞兮目改觀於異色

茸闕草木蒙茸而幽蔽也紛疑洞壑屈曲不知涯際也

答空響者空谷傳聲相答杳亦合也山色四圍仰窺天
如規圓湘沅之間西連辰酉其荒大有如此者人踪絕
而音響寂但觸目蒼茫而已

詎侘傺之足捐兮悄不知迢遞之何極

去國已遙山河間之佇立含愁安能忘耶

汨征 述屈子始遷於江南覽河山之異而興悲憂菀
積中更無從而明言所怨深於怨者言自窮也

青林白水做蘭風兮理前心而益惘

良時清適偶然息慮追惟往事井井不忘

既服蒟之春氣兮蘋又申余以秋穎謂白日之匪鮮兮豈

蒼天之莫正

娉修既潔矢心抑靖可自信不欺者讒人可毀白日之
無光而蒼天豈可罔哉

拊雲門之清瑟兮悼傾耳之獨負改繁聲以申悲兮介師
延而相將匪將者之爲勞兮邈夷庚於羊腸

追思進諫之初舉要而約言之則忽而不察欲譎諫因
機以進乃言愈長而愈相猜疑我坦衷直致而君終惑
于險詖之說不我從也

表九州於尋尺兮互千歲於昏旦恢畫畫以申猷兮悔曩
辭其猶未半

所諫者括天下得失之幾盡古今興亡之理規恢而條
悉之非不至也然及今思之未卽追原禍本以攻發讒
佞不能無悔蓋均之取怨於人不如直揭其姦惡如下
文所云

斥氣珥於禺中兮堙洪流於冀野涉漩澗而濡首兮洵猶
賢夫今者

禺中已位近天之中喻君側左右冀州首受大河喻津
要爲藏姦之主靳尚之邪鄭袖之煽悔未直攻之雖受
其摧傷猶令其姦邪露見而不敢違

逸征鳥以翩翩兮泝顛穹而莫執回風颺而隕穫兮悵行

野其何及

征鳥題肩鷁也不卽執姦佞而顯誅之使其猶翱翔於
君側反乘勢以空善類自悔無及矣

進不可與期兮退不可與息曠嘉會以韜愁兮誰予俯而
自戢

逸姦佞而未申明其罪旣必不能改而從我且必求毀
我之成謀以悞國早念及此誰止予而姑容之能無追
悔乎懷王之初信任屈子甚至乘其時而與靳尚輩爭
死生於一日事尚可爲如其不克以身殉之可爾投鼠
忌器而畱禍本以使蔓延想屈子沈湘之日必懷此遺

憾故爲代白之

申理 達屈子未言之情而表著之想其忠愛憤激之心迨沈湘之日申念往事必有如是者清君側之惡雖非人臣所敢專而宗臣之義與國存亡知無不爲言無不盡故管蔡可誅昌邑可廢况張儀靳尚之區區者乎輒爲追惜無嫌悁烈也

凌漳澁兮及晨邀余日兮天末

漳南漳水入漢合于江楚之東遷自荆北至宜城浮漢而下回望郢都如在天末

騶驪嘶兮紆荆門之縹渺滂溥溥兮遂江流以興發

嘶牀咸切吼吾官切高銳貌旁
普郎切溥音唐溥音避溥音派

山自夔巫西來至荆門而展所謂羣山萬壑赴荆門也江水爲山所束下夷陵而迅流浩蕩此言郢都山川形勝有如此者

相九州而洵美兮承靈祚而奄處

立國之固自熊繹而始至熊通而盛奄有江山踞九州之形勝

崇臺焯灼以詣天兮下睨乎廣陌之鱗聚蘭春被乎平皋兮都人懷芳而從之被羅袿之袷服兮尚不改乎此容也

袿音規

婣妁同綽約亭立貌登高臺視廣陌人物之盛雖經喪
亂而不損皆先君生聚之積也

華鐙烜於永夜兮羽蓋飄而陰晝夫何姣好之嬋媛兮抑
雄風之繆虬

文物既盛而武威尤雄長於上國

吞冥阨以無外兮卷河鼓而浮天街旋北斗使挹桂酒兮
固誰昔之所懷

冥阨楚塞河鼓牽牛星北方宿天街昴畢之間西方辰
度言北卷中原而收秦也旋北斗挹桂酒代周受命楚
先君之志事如此豈一郢之不保哉

逮鳴鶡之未聞兮芳草榮其如昨逞余望以流觀兮恣含
情之廣託

當未遷之時江山如故人物如故顧瞻佳圖猶可壯王
居而規遠大

物無廢而不興兮羌聊謝夫送目顧美人之倦遊兮曾不
臨高以旁矚

今之廢者固昔之興者也何不可再興而遽棄之目送
江山徒畱餘惜使頃襄能憑高而回望其能忍兩東門
之遽蕪乎

違郢

夕弭榜兮中洲澹淫淫兮安流蘋風歛兮綠波明月影兮
不畱靜不可長愉兮情善疑恍若危兮落葉之辭枝蒼天
幕幕兮四垂朕何爲兮數離

江次飄零月明人靜孤危忽警舊怨難忘忽爾興思幻
成良遇如下文所云

若有期兮新歡折瓊茅兮贈言維中庭兮妒者迴相遇兮
曠野申旦旦以及今兮涕零零而交下

若思若夢之間與君邂逅避如者于中庭別訂歡于巷
遇悔前非而申後誓感極而繼以泣冥思幻成忘非其
真也

來無蹤兮去無秉思心發兮遺光景猿啼林兮恫怳魚驚
波兮溟濛江上之寂歷兮夢夢悄余眷兮精相從孰寓形
之洵然兮覆魂投之靡通

夢平聲夢夢無所見也非有之境恍惚形成猿嘯魚跳
驚失所遇雖形終子處而精魄相從則不信幻成之非
實也

幸曠古兮良夜輕千里兮命駕結蘭佩兮擘羅袂馳芳皋
兮驅駟馬夫杳靄奚其不可親兮幾神會之無假

精魄相遇隨君反闕倏爾思成安得遂如此時之心境
而非徒幻想哉

引襄 不得已之極思意中生象其與君相遇之幻景
固篤志者情中必有之情也爲屈子曲引之

悲孤緒之獨縈兮曠千秋而無與晉謀古而不獲兮奚凡
今之可訴

古人於我或事同而志異或志同而事異尙不可謀况
今之悠悠者屈子之孤忠所爲無耦也

二士行歌於首山兮未夙謨夫商邑百里望哭於殺盜兮
追虞諫其何及刳比干於一邱兮待殷殄而始封抉子胥
於吳門兮盼於越之凌江言雖售而志殘兮要忘親而邇
忽引憤毒於黃泉兮操余言以爲券誠彌縫其終寤兮軌

有債而必繇隕蕭艾於繁霜兮匪芳桂之所求

夷齊避紂而不爲謀百里奚哭秦師而不諫虞公皆先
事之未盡者比干之墓受封于周非比干之榮也子胥
懸眼以望越兵愈違其初志矣然則屈子身死言驗而
楚亡鄭袖膺旦己之誅靳尚蒙宰嚭之戮豈其所願乎
乃至采薇行歌終餓西山亦非己所欲此古人所不可
與謀者也

鳥將飛而遺音兮顧青林而息羽

策士謀臣知楚之不可有爲則去而之他國已耳

魚沈冥以响沫兮愴忘情於洲渚

若莊周荀卿之流皆楚人也全身遠害退隱已耳漁父
鼓枻之歌且欲已之置安危于罔恤

豐草靡於江干兮懷零露之新滋

昔日芳草今爲蕭艾且附姦佞以求榮矣

喬木榮於崇邱兮冀霧霰之後時

故家舊臣徼幸苟安不能遠慮凡此皆今人之不可訴
者也

高天廣陌之負負兮元冬閉而不洩諒頌印之無與酬兮
韜鬱陶以永世

印與仰同上下相蒙幽閉無復生之氣已獨有心誰可

與相告語埋憂地下隨逝水以東流而已

局志 局閉也孤情自怵不與古人同調而舉國無同
心之侶緘閉幽貞之志千古而下猶有謂其忠而過者
誰與發屈子之局乎

耿元夜之穆清兮今者愔愔而寤余邈登天其無畔兮嘉
余魂之安驅

寒夜蕭清一念忽興神馳楚塞之外而所以雪恥振威
西吞殺函者皆若惟我之驅馳而得志者然

余儲奇服以遐征兮紛髣髴而襲之左葳蕤之翠羽兮右
離韞之星施

張楚破秦之策夙所位置若在目前

發丹陽之故宮兮首商於而問道夏旌旖旎而前征兮余又申之以鷺翮介三青鳥以先鳴兮誅鳳皇於西母詭逢迎而中變兮余怒叱夫蜚廉之蚘螻

此下言興師討秦之次第也誅鳳皇於西母詰懷王不返之故使自服罪意秦人多詐必僞請和以誘我叱風伯使勿遲回不聽其甘言而決於致死乃可以逞志

升密雲其未半兮彗熒熒而西馳觀太乙之婉存兮責余駕之不駛

以誓死之氣與秦爭存亡兵甫交而秦可破奪武關臨

渭水秦且西潰逮懷王之未死迎之以歸當喜極而嗔怨其不速也

兩龍抃而南迴兮顧豐隆之未怠

懷王雖返秦罪未足以懲則怒不容於中止

懲蓐收之善淫兮霽九嶷之晦靄滌三危之宿暄兮憇崆峒而息轡

蓐收西方神九嶷山在武功三危在肅州崆峒在固原秦極西境也秦人積怨於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誅其君弔其民息天下之禍如滌陰翳而覩青天訖於西極而後已

容成嬖以徠下兮喑余勞之已艾

容成崆峒之仙者設爲相勸之辭言用兵之已勤

日浮雲不可爲期兮白日中其易傾龍虬蝮其且蟄兮鳳
翩翩而不甯排霄路之續紛兮又安得夫玉山之嘉穎許

救切虬蝮龍
伸頸低昂貌

穎禾穗也或以勝不可久恃欲罷兵而退保成功廓清
大定惟天所授而不可遽望相爲勸止蓋亦物論之有
然者而積憤初申固難自抑如下文所云

余填膺而申答兮懷萬年而一逞鸞族鳳以孿生兮梟屢
攫而承碁指昊天以奮飛兮懼日月之我遲戀學音

己與楚爲同姓之親臣秦人之怨辱及宗祧特憾日月
之不速豈患虔劉之已過哉

輕蹇產之雲逵兮憤閒關之梁輶驚颺風而凌浮燄兮夫
何倒景之足憂

志苟能遂何謀遠之恐不逮而功高之足危哉憤之已
深籌之已夙故其靜念而若將爲之者如此

蕩憤 楚之勢不兩立者秦也百相欺百相奪者秦也
懷王客死不共戴天者秦也屈子初合齊以圖秦爲張
儀靳尚所阻憤不得申放竄之餘念大讎之未復夙志
之不舒西望秦關與爭一旦之命豈須臾忘哉事雖沒

世不成而靜夜思之惘然不昧若蹠血咸陽飲馬涇渭
無難旦夕必爲者聊爲達其志以蕩其憤焉

獻歲發春兮荃茸茸其始稚抽盈盈之微榮兮孰飄風之
可試

頃襄沖弱嗣立國家多難念其孤昧可爲寒心

皇天不仁兮白日渰而西頽夕月孤清兮怛浮雲之羣飛
懷王西客咸陽而不返國無生氣小人復羣聚於嗣君
之側必欲擁孤月而蔽之

遭煢煢其貽蕩兮脈亭亭其誰訴美人豈其無儔兮介良
媒而屢誤

國勢孤危無有憂恤之者夫豈無人之可任哉所求非
賢則舍西施而聘嫫母矣

蕙託荃以同畦兮芩與稊之相連戒秋霜之凜冽兮誓嘉
會於百年

唯已與君恩屬一本榮枯與共故切危亡之憂而思保
國以長存

鴟鴞駭戾於陰雨兮吟公旦於東國五子悲謳於雒汭兮
招有求而弗獲或流哀而必動兮或皇皇而弗庸余雅不
謀夫判合兮維靈修之夢夢

招鴟昭切悵
恨也夢平聲

周公作鴟鴞而成王悔悟五子歌雒汭而太康終迷然

則忠言不用國必危亡余豈以用舍爲憂君不悟而無
救正之者是足傷也

夙密邇於蘭皋兮旦搴芳而夕進回曼睩其猶熒兮矧千
里之迷津

當懷王之世日在君側忠言日告且熒眩於邪佞今遠
竄千里之外君孤迷于上更孰與詔之

飄女桑之季葉兮哀弱喪之便娟下臨澔汗之無地兮上
黜黜而無天恍不可以終夕兮吾將奚望以久延

季稚也冲人孤立盈廷昏昧念其惆恍無託阽危無輔
之慘終不足以圖存而亦奚以生爲也

悼子 悼君側之無人也雖被遷竄而所隱省者惟君
七諫以下忿懷才不試而詆君者固不足以知屈子之
心矣若奪祿位罹厄窮而悻悻自沈於淵則豈非好勇
疾貧之亂人哉

承榮光於有緒兮叩元鬢而善容微斌媚其無與仇兮遑
媿忌而始工

身爲世胄宗臣且內美修能之可表見若持祿容身豈
患不得君而顯奚必與人競是非以希得志乎

亮茲情之莫蔽兮素與黜其不相凌荃同芳其猶迷兮又
奚况夫背憎

君子不待排小人而始顯此皎然易知者如黑能污白
白不妨黑乃懷王既知任己終且見疑則背憎之姦疑
忌而攻擊之抑且如之何也

葍與施之爭熒兮輅棧車之相觸玉抵砮其必毀兮熠燿
固揜乎華燭捐盛年之煌扈兮殉奄息於既耄辱干將以
荆石兮夫唯靈修之悼也荆音弗

熠燿鬼火燐也煌扈壯盛貌奄息奄奄之息君子固不
屑與小人爭爭必為小人所傷夫豈不知遠引以避其
毒哉大謀不定君且身危國削悼君之陷溺故辱玉以
抵砮知禍及而不避

少師馘而隨延兮恫皇天之不遘怒箕子狂而辛殄兮悽
行歌以何補

能早殄姦人則楚尚可延故不惜與競而受禍如其不
然佯狂以免咎雖他日哀歌麥秀亦無救於滅亡則愛
身全道之說固非心所安也

企漢東而眈申息兮鼯徃晝啼於叢薄高臺夷以成蹊兮
僭不滿朝鞠人之谿壑羌自際而庸違兮審債賂之必謹

眈音軫目
所止也

日蹙百里故邑邱墟姦佞之欲尚不知厭自亡自毀知
其必然矣

已矣夫方將之不可念兮聊息乎長夜之曾陰

旋踵之覆敗不堪回念唯決從彭咸赴江流俾不見聞

已爾

懲悔 君心邪正之分社稷存亡之介雖不屑與匪人
爭而觸權姦以死無所悔也

洞庭之南兮湘流瀟瀟危岑屢屨兮青冥無極悲風颯兮

楓林幽夕雨互兮秋草積瀟古伯切屨
屨音追彛

沅湘之南山川景物之慘淡有如此者幽魂往來於其

間益增悽愴

敞蒼天之穹窿兮魂渺渺其誰寄引萬年於無終兮霧四

表而焉至

沈湘之後神無所棲能無飄散無歸之怨乎

日長逝而不留兮固蕩散其匪今就沉瀆於窮北兮邀歸

雲而復南神與魄之不相守兮光與容違僅耿耿之若存

兮疇昔相知

雖當未死之日而憂國怨深忘生志定神去魄而心目

之光不著於形體久矣唯此耿耿若存之心不隨消散

則沈湘以後神魂飄忽於往來心知其亦如此而已

營飄飄其莫羈兮精涸弱其不固憤連蜷以輪囷兮恐傷

余之雅度涸音
戈

營魄也老子曰載營魄家國之怨鬱而不散將爲白虹
將爲青珥而素心淡漠不欲其然則亦從容闡緩於兩
閒耳

白日夕沈兮星漢高寒誰娛余兮神導余以漫漫言不可
理兮心不可將朧朧其若有明兮指郢路之蒼茫遼戾混
瀼兮蕩斥八埏誰與旋歸兮娛美人之暮年

清宵寒夜耿耿若存者旣離物孤遊唯不昧之忠忱猶
依宗國念已長辭君所則誰爲閔亂憂傾輔君於式微
者死而不忘者此爾

勦志今夕兮逝無與遷鬱勃歛以憤興兮遺孤頰之流連

決志一死無所復待遺此孤忠長依君側君雖莫我能
知而矢志於泉壤者固然此屈子之所以爲屈子也與
遺愍 此絕命之遺音也自言旣死以後其神爽有如
此者故安死自靖怨誹而不傷

楚辭通釋卷末終

薑齋文集卷六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九彌闕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舊齋文集卷七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賦五篇

南嶽賦

結天元以紐靈托陽治之鴻施母黃精之函載炳相見于
重離帝宅炎以誕命泰萬年而不辭是故其為狀也唯其
為象也爾其所自昉也爰其所自往也蟬延蠱挂輪蚪蠖
躩蜚戍騰拏龍呻鸞敞于五千里之外者獨不知其飀綿
之迢抵而匏繫之屢遷固有神亥逡巡而戒步燭陰睥睨
而改顏者矣乃循近趾蹤遠迹析柔埴束駢剛杳翠微曠

夕陽幽蠻泣掣兕狂別子汰委裘王杓勻櫛節逆迎順將
拾幽絡阻逐景飛光乍曲弣于坤麓終回簫于兌方則亦
有可得而形相者焉原夫岷山之倣立也會昌建福絡啟
大江盪滌東井襟帶峯鍾是器術之所復穰而火正之所
下降故其靈吭嗷吸神漢尾傾條分萬岫形擢孤榮峯嶸
翕葉嶺阨硯劾佚芴芴以田田集栩栩之翳翳五指南織
而戍削三眉西嫵以娥嫵匪思存而稅駕脈天紹以東縈
于是濱若瀘跨馬湖謝錦水揖雲巫纏以西激驂以鐔漉
披紛夫夸趕桀都梁雖霧沓而星綴實振領而維綱蓋不
知其幾千里而翔集乎耶薑爾乃蒸水南夾清漣北款乍

紉崇崖或襄沙渾帛飛緒舒凌蹙烟緩迫然掣撥妥而淹
蹇如驚非意相忘以坦眩眩浮浮蔓垂棘鈎又厯條山撇
裔水而後乃抵乎其邱則有巨塊巖石頰膚碧肌截爲列
城覆爲懸帷繁星經曜間以晃媚修鬣平茸雜以迷離桓
午樊籟歛以洞達康達互徑斂以崔嵬怒而犇觸旋以妖
媿已顧奔僕駭以鍰鬻風萍漂細散以詭狀欲然中起拔
以崇魁奔精歛魄停凝矗峙者則岫嶺爲之經始坡陀透
迤方伏以起互爾順衍驚踴旁徒尋不周而發軔覘常羊
以遙指僅標秀于七十二紛餘峰之莫紀簇紅華立白石啟
小嵩亞太室開雙髻于玉女參石廩于麥積蜿蜒蟠躍螭

黃腸慕復或僇伴單乃瘖飭翩駁娑其歸翰盤容與而整
翮薄經營于欒塢已緬邈乎臯宅張其華蓋鬱爲煙霞削
劣峯嶽天門峭呀披九閭邀日華神之嫺雷經過杳亭亭
疑不邪則安上芙蓉勾磬巖崑輔承額附以奠祝融之封
也其高也拔乎原隰者九千六百步軒軒堯堯以捫銀漢
而挂罡風玉衡乳垂長沙咀從朱鳥翼覆天市作墉皚光
下燭朱英上通孤碧混霄返翠漾空維時蕤賓律御羲和
轡永雲斂數絲宵涵萬頃粵陟焉而步測有天末之焜炯
維南極之樞星祝胡考于仁靜彼微瑞而乍炫此屆至而
恆炳舍離合之神山誰共覩其光景蓋其穹窿嶢嶢矯矯裏

蕭騷詣空宛至出險將翺平揖太白俯勞嵩高哂岱宗之
臨深況恆祠之溢褻宐光怪之偉絕迴寒暑于坳郊蘋末
乍動焚輪已號鞶鞶履隕屨以馮總觸突漩馥餘以叻咬
石級柔搖而閃霍鐵梁輕舉于鴻毛其或宿靄蠲明星暫
晨鷗凝寢夕蟲喧砌沆瀣莫分海天無際瞰金縷之綫興
沓錦浪之騰曳浴火鏡而踟躕奮晶宇以滌浣窕驚心而
盪胸羌不宣其綺麗何人間之未遙蹇遲遲其始霽至若
繁雲興穴油陰冒埜雷雨半山晴虛孤寫豐隆嬰啼列缺
鐙池浸升雲之連蜷始翳厯乎趾下斯非睽髣髴乎天人
胡同埵而殊冶也哉祝融是降衍爲赤帝之阜秀如摘以

離羣矯欲流而終取其左則朝陽日觀九仙潤牛毘盧之
所蚴蟻也其後則雷祖九龍蓮花潛聖妙高之所擁負也
其右則南臺羅漢明月涌几之所舒紐也其前則金紫流
杯烏石黃華之所奔奏也其陰則荆紫大瀉迤邐辟仆暈
旋乎暮雲之逢迎而態信乎岳麓之邂逅其外則湘淥沫
瀏衿回珮紉而憑隱乎雲陽之墟以挹注乎敷淺之藪其
南則石鼓回雁碧雲雨母鶚峙鸕臚椒聊瓜剖以犇息乎
海嶠之列五與夫瀟山之疑九回薄磅礪團圍結複控扶
來廷少長維族豈後至之或凶匪捷彼而臣僕傲紫蓋之
不圃終同區而必穆唯狴奔以鸞舉奄靈徠以載謏棲赤

燦之感生儼司天之帝服懲祀典之不經選祝誦以宐穀
神眇眇以蜃蜃粉遲下而流睩時則常伯夙請秩宗宵寅
發策明堂降甌端門清酒既蓄制帛維纁驛駕馳道有來
湘干蒲鐘曩發鳳吹清喧燎飄光以乍晡香屯煙而徐磨
降炎精之彘脣貽君子以芳荃勤九伐而不價匪明德其
已謏迺至南陸迎日元辛涓吉后有事于方澤差名山以
作匹赫炎光之顯祇壇六成而列秩雖迨眊乎上公實王
禋之載謚瓚築鬱之醇酌鼎剛駢之繭栗誠高朗以令終
作后祇之丞弼彼煖乾封而號萬歲已啟俶豔而替昭質
奚況亭亭云云之部婁浮七十二后之雄心者曾何足泚

右史之彤筆耶德馨維瑞靈貺斯徵護軒轅之瓊璫霏寶
露而飴凝攬寒暉于夕館帝繾綣以宵興賚羣后以滌目
宛縈帶于蓬瀛降湘妃于北渚賓朱鳳于南陵迨夏后之
齋寤冀通精以澹災卑金簡之雲籀謁蒼水之靈魄瀾滔
天而無朕粲絲理于奇賅苟神笈之終吝眷羽淵而增哀
敷隨刊于土又訖效享夫黃能虞遂陟而覲后摺元玉曰
俞哉黃墟敦膏紅泉釀瀟英英九丹煜煜三秀鷦明乳雛
應龍伏藎叔夜浩歎于林岡因景裴回于句岫故有山經
窮其削柿渭卜罔其占繇者矣迺迺其什一千百者猶可得
而究焉其草則有黃精少辛芎藭射干幽蘭菘菀芍藥芳

荃苦葳甘菊蘆茅香蘭薺冬紫茜沙稜白前昌歆九節龍
鬚纏綿竹紀千齡松壽萬年青蘋虎掌蘼蕪旱蓮禹餘糧
糧威靈名仙交藤烏首翁草華顛蘇識薯蕷冰臺竊衣五
加羨玉百合胎璣綠覆春皋芳泣夕暉謁風送薰醕醕醕
醕積雪吐葦方暄擢薇叢點山椒弱暎水湄其木則有檉
桂厚朴榛椽含桃丹楓英梅梓榲杉栢徑松接武微風振
濤銀杏山礬黃心碧梢木蓮六出暈紫斲瑤芬薰百尋豔
蕩九皋扶條逼上擢挺危牢狻猊磬折柔逾錫膏痠瘡籛
條虬文曲塵螺旋乳結盤渦漢尻雅宜曲几或便詩瓢巨
竹繁生細篠側出大任汲炊直中穀率密箒雲遏修篁風

謚駘蕩藿靡檀欒蕭瑟晚茗蚤葺屑雲蔭日紫筍綠槍鹿
茸荷莖迺令又新品泉鴻漸浣淺吹松風淪海眼祛孝先
之便便罷伯倫之荷鏟視天池之與顧渚亦可登洙泗之
狂簡也其泉則有金砂娑羅貫道水簾龍池洗衲虎跑三
潭春草載榮石髓飛甘澄涵霜月清混鬱藍拂阪陵磧懸
珠鏗吟偶拽屑其喁噢旋厚問以崩坍振鼉吼之蕭蕭幽
蛩泣其淫淫警達旦以允豫寄清怨于江潯其巖岫則詰
軋網繆鉞挺弓彘始乎纖屈終乎廣哀蹇產璫翳疑墜稍
收稜層磕沓敦愷漫洩檻泉沸射雜以譁護千章蔽日則
禺中警夜叢筍留霜則暄和懷秋杳扳捫之絕跡誰丁丁

而見求閔鳥徑以太古藏內趾之與背芄其獸則有蔚豹
文狸獨援岐雌駒駮山都豪豕刺蝟麀鹿封彘麋麇兕犛
麝父王孫蛩蛩狒狒吟鼯嘯狐清宵吹沸跂息騷駭趨越
憤毅度夕樾之與朝陽坦不憂夫羅罽其鳥則有素鷗白
練山鷄吐綬睨鸞啼鉤輶雉雉倒挂鷺雀海青鷹鷲駝
鷓鷯鴉望巒斯就白展素沙丹欺絺繡莫不矜羽弄魂歡
春警晝盼蘭芽以低啄掠飛雲而橫逐其殊異則雨虎晴
見而陰合雲師霽出而霧騰絕礪閃夜光之木懸崖炬聖
者之鐙靈墓浴春而釀雪神蜥弄水以飛冰思匪夷而恍
惚亶不信其已曾迹其昭爽之環絕擊其滂沛之勃蒸自

非象外棲心天徒合契瑩秦鏡于密勿覓軒珠于遼戾固
有望景而腸迷臨高而神閉者矣琳宮丹館依隈附巖豐
碑隆碣冠阜臨泉樾觀月清石梁虹懸飛航切雲高臺含
煙則有巨公經過而磨崖逸民忘反以閉關墨卿韻留于
金石琴客曲寫其猗蘭其戾止也拓內美浣塵慮披天宇
益修度心謀籟通目擊道遇昌黎恣七諫之遊考亭佇三
益之素扶桑日濯于雲中編練徐消于天步指蒼天而予
正何美人之遲暮崇仁抗疏而霧隱廣漢作牧而星聚東
廓函丈而英延甘泉尸祝而芳駐咀德華漱仁津衍河雒
藝邱墳樹旌幟翦荆榛匪西河之疑似樂雩壇之佳辰近

則荆溪制相

堵公仲緘

江陵詹尹

張公別山

拂車轍于層巒觀初暎

之輪困拊劍而義魄增振衣而烈心引濱九死以崔嵬拯
皇輿之遭閔若夫杜陵西崑香山淮海之續風而接軫者
取青妃白激商諧羽于其閒誠無情而不盡至如王孫憤
俗而埋跡高士問津而行藥子野罷箴以流觀少文展圖
而棲蒲鄴侯避李而挂冠致堂卻檜而躡屩忠誠旁求而
鵠起黃門經始而烏革諒卜吉于允臧抑降神其維嶽矧
夫銀地表瑞朱陵通真釋子彌天羽客乘雲九仙霄舉隻
鶴霞賓鳥爪翻書石糧自餽嬾殘飯芋岩老長醺扣玉壺
于海客奏雲璈于華存含葩萼于金母養釘鉸之胎魂雲

駟來其宛在晒探島之徒勤逮其三車東駕五葉南開頭
陀既景思大爰來海遷蛟館顛觀天台讓磨石鏡遷滑莓
苔慈明狎虎芭蕉浴雷綠蘿結菴露滅名齋丹霞鹿門金
輪南臺息勞山之戍客踵紫柏以鉗椎其螻伏而鸞舉也
蓋不給于更敷光參帝網威震毒鼓位揀君臣要兼賓主
儼華藏之莊嚴又何論夫雙樹以故金碧璀璨堵窳穹崇
比岫聯香接宇聞鐘花雨成蹊白雲在封埒石聽于道生
儼鳥供于嬾融苟息心于_元悟豈來者之未工雖畫一于
鄒魯展道大而必容要非包_勿穆析鴻濛遴眾妙之所都
建萬壑以道宗則夫頽洞漾瀆攢合龍蔥者胡憑藉焉以

孕大觀于無窮也與是故其爲奧區也脈蜀踞楚拒粵引
吳北吞蜀阨南揜蒼梧顧陽雲而掉臂何台蕩之與匡廬
浮洞庭縮濂涪帶瀟湘向背殊煌煌唐唐跣踵首出以參
伍乎鄣都距北戒而絡漢廣紀南條以挂天樞道靡崇而
莫奠功維夷而不渝皇哉有虞氏之慶也肆見羣后孟夏
徂征爰服三苗迺敘南衡玉輅匪勞荆土載賓五圭儷帛
一死二生誠无妄而苟薦辟奔走以載盈眄自他其匪稱
格帝享于斗精渺江介而遙履作百王之典程羸氏亂紀
漢德中涼割長沙以建芮隘幅員于朱方濟三江其已惴
矧雲夢之可航侈濶霍而僭號躋小星以專房羌恣憑于

脂轄詎苾芬之能饗於戲陰禮陽樂徵皇王之質軌者豈
不偉與抑斂福之豐儉帝昧焉而以篤其棐也是以樂慙
者綴促禮樸者俗鬼邈虞漢于霄淵互善敗其凡幾緬喬
岳而揆明禋繼皇媯其孰躋懷江永于比興髣南風于博
依簡明德于炎精溢余思于有斐頌曰明明后昨來昌釐
真人南翔翔陽維北漢沮漳南湘灘中合穹嶽雲葳蕤烝
哉我皇誕應之萬壽百祿重離明秩正川麓靈怡情報哉
不遐朱鳳鳴綏我曾孫宅荆京靖興肇允□與庚業業不
傾補天石賚子金簡遷禹迹帝錫元圭嶽之績蕩滌川原
帝皇醴駿發炎光庶昕夕輝輝汙汙岳精來陵嵩泰華恆

若敦蒲姚安似企相陪迺眷南顧曰念哉玉衡賁光天門
開

練鵲賦

以雨餘綠草斜陽爲韻

卽林臯之瀟清滌繁陰於宿雨聊瀏愁以寓怡翩良禽之
延佇維時條風微扇薄寒改煦雉登隴而初鷺馱睨簷而
作乳煙得得以青縈絲亭亭而晴舞何彼烏之嬋媛點碧
光而翔圃曳搖搖之玫瑰垂申申之玉組輕塵長捐屑暉
并聚落星徐流鱗雲歛俯睢渙濯其餘縹岷潘沆其素縷
吟喬如於梁禽睇子淵於吳馬笑丹頂之鳴陰陋銀鬢之
躩土爾迺弱篠過平蕪因風末乘晴餘尾垂垂以柔曼

羽襟襟以旁翎宛飛帛之迴波寫倒景而未如鄙秦聲之
歛彼哂魯謠之跣跣織吳嬪之膠髮服翽風之琲珠寶光
織其綾鐻因祇結其修裾曾煥發以蕭散猶則遠乎踟躕
亦有宏農贈環沙鹿授符魏闕樊燕葉邑羅鳧含珍絲頂
之鳥遶煙縞臆之鳥或襲美於玉石或閒采於紺朱絜縑
翎之婉孌泣邢美于尹好若夫泛流鷺絲厭火屬玉名在
縞而克諧文比潤而已辱彼何爲兮運睛此何取乎拳足
矧在幸鳥類蟬山雞名蜀藻鴨傳丹么鳳矜綠防邱鴻鵠
影娥黃鵠雙鷓銜丹海之泥三鶩照肺膏之燭雖復潔整
翠衿芳修朱襮比月斃之孤清陋藻火而必浴又況垂腴

涎於竊脂觀朶頤於啄粟哀幽詩之無毀勞周官之服不
形眾濁以獨醒贈遙情于芻束葢其月鏡修姿瓊膏泛腦
洧都崇之紫泉閔雲端之瑞草曾偕奔於羿妃抑效御于
金媪降子登于墉宮介阿環于靈島眷日暮而遷延阻人
間之長道然且捨黛的捐弋阜睨靈飛愜幽抱鍊姹女以
養形餐醜漿而卻老繁華夢之既銷豔心歇其如澡以故
傅微霄而輕舉秉西清之太顛駕蘋末以肅征問沆津而
潛討疑碧虛于是非胎金虎之內寶爰是薄遊山椒遙映
水涯足捎青蘼味掠蘭芽拂華露而如濡偃樵風以欲斜
雖有烏號之柘金僕之姑挾以韓嫣關以熊渠魄逸姿之

何纂終弋言之莫加遊芳林而遠害何螳雀之容嗟宜漢
官之章服象黼繡於絳羅取在躬之洵美擬退食之委蛇
叶音若乃佻鳴珂之趙客媚袷服之吳娃指海山之雙鴛
期白門之藏鷓望瑩質而逡巡疇同調於狹邪惟有幽人
荔服逋客蕉觴行藥雲際閑步夕陽飛鴻邈其遠送斥鷃
樂其低翔寄息心于倦羽託持贈夫滄浪奚況時在停雲
客有浮湘遺印音于冥飛澣子節于秋霜激白冠于易水
鑒色斯于山梁感孤鶩之綽約倡子和以不忘詛鳩媒于
朔野悲鸞歌乎女牀鳳雖衰而旁覽鶡懷死以方將睠山
情之窈窕敦白水以修盟抽紛絲而廣譬寫冰雪于瑤章

孤鴻賦

丙寅爲石崖先生作

耿元天之幽杳蠹雲級之峻嶒夕光徽而凝黛雨紛屑而
疑冰爰有失羣陽鳥遲回南徙音墜煙霄影搖寒水雍門
子援琴而歌曰遙天亘兮杳無方九秋謝兮飛清霜傷裴
回兮孤往彌永夜兮悠長時則徽蚌泣其居泚瑤軫絕其
寡絲墜籥零而栖禽惻激波驚而游儵悲蕭條四座志失
魂離客有揚塵而起者曰何爲其然哉夫物之所偶天之
所郵介然相於泊然相倚爲歡旣乍其睽匪憂故河鼓絕
軫於天津弱水迷望於東流顧翩飛之自若曾無傷於遠
遣縱厥心之不康豈達人之攸累可觀化以逍遙悲何爲

其最之哉雍門子嗒然有頃閔默不釋停凝俄延舍琴而
作曰夫眇迹而觀其判合者未足以達悱然之緼久矣物
之相翕有人有天有同原而異委有順化而偶聯水齊歸
而各出木芟合而枝駢誠俱生以永結徹肌髓而勿譏則
何怪夫感其煢爾而代以悵然也原夫羽族號萬函情或
眇唯此陽禽含貞來反當其草芽初肥桃波試暖韶風微
漾素沙鋪軟敲音方融毳茸尙淺偕喞噠以嬉旋幸芳洲
之繾綣曾不知心魂隔乎異軀而蹤跡成乎疎遠已而六
翮已長睥睨青霄我衿子佩遵道齊鑣望雲達於萬里詎
折翼於崇朝豈其□□風苦□□月寒□□□□□□□□

□□□□□回首秦關商歛急而戒旦偕息駕以南還菰
蔣槁而調餓姑忍昏繳施而行路悲難然且弔影矜雙尋
聲知和垂翅雖頻盟心自可沐玉露之清冷啄殘香於瓊
顆嚮荻岸而同栖忘驚濤之屢簸於斯時也天海雖迷悲
歡猶半風煉魄以森寒雨霑衿而零亂互梳翎以好修誓
千秋於明旦何□天之荒唐遽頽齡而飄散悲矣乎其聚
無留其離無迹白日昭而忽馳青春流而猶昔芙蓉死而
紅霞白蘋凋而香匿楓零零以墜丹波渺渺而流碧驚颺
竄而爲羣栖鳥啼而相卽雖則回翔極浦留連沙磧孤魂
自憫閒愁孰戢豈溘爾之無期固難醅夫今夕蓋其爲羣

也不妄則其爲念也不遷其爲生也不獨則其爲死也不
捐女牀之歌匪願蘭若之宿弗蠲唯指心於白水凌遙目
之蒼煙矧俱生而聯氣疇惇子之能全是以下窮汗漫上
徹蒼茫黍米銜恤彌天悲涼亭皋淒其下葉潦水涸於津
梁寒螿吟而淒冽莎草靡而芸黃苟憑今以源往能驕語
於愴忘也哉乃復整衽調絃別寄清商吟猱繁亂曳響無
方重爲之歌曰天有涯兮人莫之知生有度兮復誰與疑
誠不忍生存之一旦兮惘今昔之莫追謂焄蒿之仍相脗
合兮恐達者之吾欺維時座客聞歌潛焉泣下鴻跡已遠
餘哀未卸苟同類之必憐引長懷夫銷謝嗣遺操而微吟

中牢愁而舒寫已焉哉抱涓子於窮年竢知音於來者

雪賦

以林岫遂已浩然爲韻

觀其紛紜崑嶽陟嶽紆岑銜輕不舍趨潔如淫已迅征而
忽返頃回卽於空林有似去國之臣襄徇賜珎下山之婦
悵惘遺簪魂搖搖而靡定窅莫慰其行吟曾岡兮下壑楓
浦兮樾陰匪先諷其集止聽迴風之浮沉均夏天之降命
何流坎之莫諶其始也颯雪鏗錚蹇蹙誼譎與風俱怒竄
雲而驟態無暇於春容音不成乎節族側候反則如伍相逃
荆祖伊奔受甫蹶地而還驚遙望門而屢叩逝不我畱怨
容曳之流泉堅不我容惘停凝之巒岫踐薄冰而哀吟依

荒草而幽伏符又反固已愴思士於穹崖悼征夫於遠埃矣
迄乎寒雲既同層陰已遂上黠黠而薄天下迷離而無地
倦飄飄於幕中杳不知其所詣於時羈晉南冠畱邊漢使
汾雲空白眇江漢以無方塞草不青睠關山而奚至莫不
俛仰同情悲生觸類何陵谷之遽遷負浮浮以虛寄徒窘
迫其寒惊夢春陽而奚至互宵兮連晨彌漫兮未已疑月
疑霜迷天迷水乍亭午之熒眸旋朔風之更起意申旦之
方蘇問繁陰之凡幾嚴威已忍偶屬望夫微暄汨凍猶凝
渺孰知夫更始六方一色流日無垠疊嶂還增栗魂奚止
此則逋臣埋迹於建陽筑客銜悲於宋子所爲乍馳意於

清熹終牢愁於填委者也若其平展素晶上酬清昊靡幽
微之不曜蠲繁蕪而如埽晒如玉之何温厭投瓊之易好
豈青林淥水之足怡臨邛懷清以爲道則似海濱二叟山
中四皓冰心旁徹於四維壹志停凝其雅抱素瑩上結而
大白若辱堅剛漸成而益壯於老任消謝之有期非余心
之攸保暨乎微風動壑疎星在天隨雲俱斂與木偕遷乃
有積林表之宛在映霽色而熒然斯則孔甲抱丹墳於魯
壁圖南煉金液于華巔歆始春之載覲聊容與於暮年朝
暾出谷而素顏益潤流霜涸日而昭質彌鮮含綺霞之新
影承璧月之初娟夫孰曰東風之不可與期兮惟鶯花之

是妍

霜賦 戊辰

庾子山身羈關隴神馳江介長夜修徂熒然忘寐起倚軒
楹孤心流際于是曉風息山明暉初日未耀零霜尙飛悵
然閔默情逐霏微客有訊之者曰子其能爲此長言之乎
對曰何爲其不然也如僕者際暄和之令景攬芳草之芊
眠猶移歡以作怨將挈物以問天奚待此哉而後憂變羽
之危絃耶夫化有所不可知情有所不可期貿遷榮悴曷
其有涯而當之者適與相邁感之者潛與相移然則履霜
之刺未諧貞感繁霜之怨獨有餘悲測清雰於邂逅端有

埃于孤羈昔者峰雲乍平商風漸展柳帶垂黃荷衣墜茜

元禽猶飛蜻蛚已怨曠遶宵以涵空滌虛清于遙甸先以
涼颼申以玉露方珠顆之停勻棲勁枝而圓素已愴意于

蒼兼緬追懷夫芳樹胡玉琲之不堅遽趨新而舍故騰靈

液之方升早不謀其搏聚氣母襲之於希微金輪碾之而

容豫爾乃裴回天裊依違蕭散似止仍畱將合復判倚嬾

冶之娥嬈聊夸猶于霄半蹇遺影而薄遊匪宵光之可辨

于時明河墜斜月橫遙天一碧霞綺收英雁含悽以暗度

葉低墜而無聲忘知者之爲誰獨旖旎而迴縈宕幽情之

蠲潔羌不炫夫瑤瓊爰就苔衣或依木杪豈蓄意以將迎

聊栖遲而來紹眷并幹於桐陰集征蓬於江表長汀曼引
以彌漫碧瓦平鋪而危峭迨于明星已爛微風不興迢遙
萬頃極望晶瑩倒青夏而涵素漾浮采而莫扃皚容淡而
愈遠凜氣翕以如蒸榮衰草以畱艷惜淺水之孤澄欺濃
華之積雪惘戍削之曾冰於是長天益迴煙水增寒柏已
凋而餘紫楓欲脫而彌丹沙廣衍以無際蘆孤飛而不還
良闕寂以森瑟極百昌之摧殘眺玉峰於俄頃終銷謝以
無端泣幽妻於故帷怨遷客於鄉關疇有恩而可醒疇有
夢而能安當斯時也僕將何以爲心哉墟煙微冪墜月初
沈光淫淫而眩目寒惻惻以栖襟送南飛之驚鵲懷涔浦
之青林形長畱而罔託魂猶在而莫任客有爲之歌曰秋
風徂兮三冬歸履輕霜兮投寒衣惘江關之已遠聊淫裔
而莫違予申歌之曰零露溥兮飛霜駛盪纖弱兮散清泚
互天涯兮淒以迷惘不識寒威之奚止于時四座緘愍相
倚長謠負白日之不暄念蒼松之且凋歷千秋而寓愁兮
曾不如晨霜之易消

第 35591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キ

図書館

/

薑齋文集卷七終

第	一	冊
SS	11	2
	年	月
	日	號
	書	名

書
名
冊
號

書
名
冊
號



